

清儒學案

世章



壹玖

清儒學案卷三十九

天津徐世昌

潛邱學案

潛邱於諸經注疏背誦如流於史綜覈貫穿尤精地理撰錄繁富獨自重其尙書古文疏證蓋梅氏所上古文至宋始有疑義自朱子以來於其依託之處遞有辯論而未暢厥說潛邱與惠丁諸家相繼成書盡發其覆凡所抉摘能得塙證皆不易之論也然自僞古文之說行後來風氣動輒疑經極其流失有專主今文而槩以他經古文爲僞者學術之偏何所底止此豈昔人所及料哉述潛邱學案

閻先生若璩

閻若璩字百詩太原人世業鹽莢寓淮安父修齡以詩名家母

丁亦工詩先生幼受書卽好深思質甚魯百遍始略上口又善病母每禁其誦讀遂闇記不復出聲如是者十年一日目覺豁然再觀舊所習本了無疑滯以爲積苦精力之應也年十五以商籍補山陽縣學生精究經史深造自得海內名流過淮必主其家年二十讀尙書至古文二十五篇卽疑其僞沈潛三十餘年乃盡得其癥結所在作古文疏證八卷引經据古一一陳其矛盾之故古文之僞大明毛西河古文尙書冤詞終不能以強辭奪其說之最精者謂漢書藝文志言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古文尙書孔安國以攷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楚元王傳亦云逸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古文篇數之見於西漢者如此而梅賾所上乃增多二十五篇此篇數不合也杜林馬鄭皆傳古文者據鄭氏說則增多者舜典汨作九共大禹謨益稷五

子之歌嗣征典寶湯誥咸有一德伊訓肆命原命武成旅獒周
命十六篇而九共有九篇故亦稱二十四篇今晚出書無汨作
九共典寶等篇此篇名之不合也鄭康成注書序於仲虺之誥
太甲說命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陳畢命君牙皆注曰亡
而於汨作九共典寶肆命諸篇皆注曰逸逸者卽孔壁書也今
晚出書與鄭名目互異其果安國之舊耶又云班孟堅言司馬
遷從安國問故故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許
慎說文解字亦云其稱書孔氏今以史記說文與晚出書相校
又甚不合安國注論語予小子履以爲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
不云此出湯誥亦不云與湯誥小異然則予小子履云云非真
古文湯誥蓋斷斷也其注雖有周親不如仁人句於論語則云
親而不賢不忠則誅之管蔡是也仁人謂微子箕子來則用之

於尙書則云周至也言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多仁人其詮
釋相懸絕如此豈一人之手筆乎又云古未有夷族之刑卽苗
民之虐亦祇肉刑止爾有之自秦文公始僞作古文者偶見荀
子有亂世以族論罪以世舉賢之語遂竄之泰誓篇中無論紂
惡不如是甚而輕加三代以上以慘酷不德之刑何其不仁也
荀卿曰誥誓不及五帝司馬法言有虞氏戒於國中夏后氏誓
於軍中殷誓於軍門之外周將交刃而誓之當虞舜在上禹縱
征有苗安得有會后誓師之事此亦不足信也司馬法曰入罪
人之地見其老弱奉歸無傷雖遇壯者不校勿敵敵若傷之藥
醫歸之三代之用兵以仁爲本如此安得有火炎崑岡玉石俱
焚之事旣讀陳琳檄吳文云大兵一放玉石俱碎鍾會檄蜀文
云大兵一發玉石俱碎乃知其時自有此等語則此書之出魏

晉閒又一佐也又云武成篇先書一月壬辰次癸巳又次戊午是月之二十八日後繼以癸亥甲子已是爲二月之四五日而不冠以二月非今文書法也洛誥稱乙卯費誓兩稱甲戌此周公伯禽口中之詞指此日有此事云爾豈史家紀事之例乎又云書序益稷本名棄稷馬鄭王三家本皆然蓋別是一篇中多載后稷與契之言揚子雲法言孝至篇言合稷契之謂忠謨合皋陶之謂嘉子雲親見古文故有此言晚出書析皋陶謨之半爲益稷則稷與契初無一言子雲豈鑿空者耶其辨孔傳之僞云三江入海未嘗入震澤孔謂江自彭蠡分而爲三共入震澤者謬也金城郡昭帝所置安國卒於武帝時而傳稱積石山在金城西南豈非後人作僞之證乎傳義多與王肅注同乃孔竊王非先有孔說而王取之也漢儒說六宗者人人各異王肅對

魏明帝乃取家語孔子曰所宗者六之語肅以前未聞也而僞傳已有之非孔竊王而何其論可謂信而有徵矣先生又以朱子以來已疑孔傳之依託遞有論辨復爲朱子尙書古文疑以申其說先生於地理尤精審山川形勢州郡沿革瞭如指掌撰四書釋地一卷續編兼及人名物類訓詁典制又解釋經義諸條共爲五卷事必求其根柢言必求其依據旁參互證多所貫通又據孟子七篇參以史記諸書作孟子生卒年月考一卷又著孔廟從祀末議十一事一曰孔廟祀典宜復八佾十二籩豆於太學二曰十哲之外宜進有若公西華於廟庭廣爲十二哲三曰秦冉顏何宜從祀縣亶宜補入四曰公明儀宜從祀樂正克宜進入兩廡五曰曾申申詳均宜從祀六曰河閒獻王劉德宜入從祀七曰諸葛孔明宜入從祀八曰范仲淹宜入從祀九

曰蔡元定宜進於兩廡十曰黃幹請援蔡沈之例以進十一曰
兩廡先賢先儒位次多淩躐宜請釐正其後康熙五十四年增
祀范仲淹於西廡雍正二年復祀秦冉於東廡顏何於西廡增
祀諸葛亮於東廡縣廩樂正克黃幹於西廡乾隆三年以有子
升配東序先生私議已上見於列朝施行矣又著潛邱劄記六
卷毛朱詩說一卷手校困學紀聞二十卷因浚儀之舊而駁正
箋說推廣之又有日知錄補正喪服翼注宋劉攽李燾馬端臨
王應麟四家逸事博湖掌錄諸書詩有眷西堂許劍亭秋山紅
樹閣窈窕居諸集

參史傳 杭世駿撰傳
江藩國朝漢學師承記

尙書古文疏證

梅氏所上之孔傳凡傳記所引書語諸儒並指爲逸書者此書
皆采輯掇拾以爲證驗而其言率依於理世無劉向劉歆賈逵

馬融輩之鉅識安得不翕然信之以爲眞孔壁復出哉

鄭所注古文篇數上與馬融合又上與賈逵合又上與劉歆合歆嘗典校祕書得古文十六篇傳聞民間則有安國之再傳弟子膠東庸生者學與此同逵父徽實爲安國之六傳弟子逵受父業數爲帝言古文尙書與經傳爾雅詁訓相應故古文遂行此皆載在史冊確然可信者也孔穎達不信漢儒授受之古文而信晚晉突出之古文且以舜典汨作九共二十四篇爲張霸之徒所僞造不知張霸所僞造乃百兩篇在當時固未嘗售其欺也儒林傳云文義淺陋篇或數簡帝以中書校之非是曾謂馬融鄭康成諸大儒而信此等僞書哉大氏孔穎達纂經翼傳不爲無功而第曲徇一說莫敢他從如毛傳戴記則唯鄭義之是從至于尙書則又黜鄭而從孔是皆唐人粹章句爲義疏欲

定爲一是者之弊也

張霸書見于王充論衡所引者尙有數語曰伊尹死大霧三日此何等語而可令馬鄭諸儒見耶張霸之書甫出卽敗王充淺識亦知其未可信而馬鄭諸儒識顧出王充下耶然則汨作九共二十四篇必得之於孔壁而非采左傳案書敍者之所能作也

唐貞觀中詔諸臣撰五經義訓而一時諸臣不加詳攷猥以晚晉梅氏之書爲正凡漢儒專門講授的有原委之學皆斥之曰妄少不合於梅氏之書者卽以爲是不見古文夫史傳之所載如此先儒之所述如此猶以爲是不見古文將兩漢諸儒書鑿空瞽說而直至梅氏始了了耶烏呼其亦不思而已矣世之君子由予言而求之平其心易其氣而不以唐人義疏之說爲可

安則古學之復也其庶幾乎

愚嘗謂僞作古文者正當據安國所傳篇數爲之補綴不當別立名目自爲矛盾然揣其意不能張空卷冒白刃與直自吐其中之所有故必張往籍以爲之主摹擬聲口以爲之役而後足以售吾之欺也不然此書出于魏晉之間去康成未遠而康成所注百篇書序明云某篇亡某篇逸彼豈無目者而乃故與之牴牾哉蓋必據安國所傳篇目一一補綴則九共九篇將何所指手耶此其避難趣易雖自出于矛盾而有所不恤也

案近代鄭曉亦疑古文泰誓謂僞泰誓無孟子諸書所引用者人遂不之信安知好事者不又取孟子諸書所引者以竄入之以圖取信于人乎其見與余合從來後人引前無前人引後獨此乃前人引後非後人引前

惠氏棟曰閻氏云僞大誓無孟子諸書所引用是指謂西漢之大誓

也案西漢之大誓博士習之孔壁所出與之符同是孔子所定之舊文也自東晉別有偽大誓三篇唐宋以來諸人反以西漢之大誓爲偽閻氏旣知東晉之大誓是僞作何并疑西漢之大誓亦僞耶此其謬也

凡晚出之古文所謂精詣之語皆無一字無來處獨惜後人讀書少遂謂其自作此語耳

左氏春秋內傳引詩者一百五十六引逸詩者十引書者二十
一引逸書者三十三外傳引詩者二十三引逸詩者一引書者
四引逸書者十蓋三百篇見存故詩之逸者少古書放闕旣多
而書之逸自倍于前也何梅氏二十五篇出向韋杜二氏所謂
逸書者皆厯厯具在其終爲逸書僅昭十四年夏書曰昏墨賊
殺皋陶之刑也一則而已夫書未經孔子所刪不知凡幾及刪
成百篇未爲伏生所傳誦尙六十九篇其逸多至如此豈左氏
於數百載前逆知後有二十五篇而所引不出于此耶此必不

然之事也

安國古文之學一傳于都尉朝朝傳膠東庸生生傳胡常常傳
徐敖敖傳王璜塗惲惲傳桑欽惲又傳賈徽徽傳子逵逵爲之
作訓馬融作傳康成注解古文之說大備康成雖云受之張恭
祖然其書贊曰我先師棘下生子安國亦好此學則其淵原于
安國明矣東晉元帝時汝南梅賾奏上古文尙書其篇章之離
合名目之存亡絕與兩漢不合賾自以得之臧曹曹得之梁柳
皇甫謐亦从柳得之而載於帝王世紀愚嘗以梅氏晚出之書
自東晉迄今一千三百餘年而屹與聖經賢傳並立學官家傳
人誦莫能以易焉者其故有三焉皇甫謐高名宿學左思三都
經其片語競相讚述況得孔書載於世紀有不因之而重者乎
是使此書首信於世者皇甫謐之過也賾雖奏上得立於學官

然南北兩朝猶遞相盛衰或孔行而鄭微或鄭行而孔微或孔鄭並行至唐初貞觀始依孔爲之疏而兩漢專門之學頓以廢絕是使此書更信於世者孔穎達之過也朱子分經與序爲二以存古制一則曰安國僞書再則曰安國僞書而爲之弟子者正當信以傳信疑以傳疑乃明背師承仍遵舊說是使此書終信于世者蔡沈之過也經此三信雖有卓識定力不拘牽世俗趣舍之大儒如臨川吳文正公之尙書敍錄實有以成朱子未成之志者而世亦莫能崇信矣蓋可歎也夫

惠氏棟曰吳文

正謂舜典汨作九共等篇爲張霸僞作不知此乃孔穎達之妄說也

孟子帝使其子九男二女趙岐注曰堯典釐降二女不見九男孟子時尙書凡百二十篇逸書有舜典之敍亡失其文孟子諸所言舜事皆堯典及逸書所載則可證其未嘗見古文舜典矣

蓋古文舜典別自有一篇與今之尙書析堯典而爲二者不同故孟子引二十有八載放勛乃徂落爲堯典不爲舜典史記載慎徽五典至四罪而天下咸服于堯本紀不于舜本紀孟子時典謨完具篇次未亂固的然可信馬遷亦親从安國問古文其言亦未爲謬也余嘗妄意舜往于田祇載見瞽瞍與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庠等語安知非舜典之文乎又父母使舜完廩一段文辭古崛不類孟子本文史記舜本紀亦載其事其爲舜典之文無疑然要可爲心知其意者道耳

孔壁逸禮三十九篇鄭康成注三禮曾引用之愚謂禮與尙書同一古文同爲鄭氏學同見引于經注中而在禮者雖篇目僅存單辭斷語奕代猶知寶之欲輯爲經而在尙書者雖卷篇次第確有原委甚至明指某句出某篇如載孚在亳征是三股厥

筐玄黃昭我周王皆以爲是僞書蓋以禮未爲諸儒所亂而書則爲晚出之孔傳所詘厭也豈不重爲此經之不幸哉

古文傳自孔氏後唯鄭康成所注者得其真今文傳自伏生後唯蔡邕石經所勒者得其正今晚出之書不古不今非伏非孔朱子於古文嘗竊疑之至安國傳則直斥其僞不知經與傳固同出一手也

許慎說文解字序云其僞易孟氏書孔氏詩毛氏禮周官春秋左氏論語孝經皆古文也慎子沖上書安帝云臣父故太尉南閣祭酒慎本從賈逵受古學考之於逵作說文解字是說文解字所引書正東漢時盛行之古文而非今古文可比

按尙書古文疏證一百二十八日閒有缺佚其攷辨地理者與潛邱劄記多重蓋體例未定之藁故阮文達不收於

清儒學案卷三
經解中惠松崖爲古文尙書考嘗采其說有刪節無改竄
可謂此書之提要因據以著錄焉

潛邱劄記

近代儒者有言雖使游夏復生不能盡學庸語孟之蘊奧諒
哉斯言況他人哉雖然猶幸有朱子註在焉愚童而習之長
而遵之莫敢異說但中不無未逮不無錯誤處朱子尙存安
知不更補焉正焉以告無憾於聖賢如改誠意章已事哉愚
年滿四十甫敢出臆見集眾聞用纂一帙以示兒輩或謂愚
輕議先儒愚曰輕議先儒其罪小曲循先儒而使聖賢之旨
不明於天下後世其罪大愚固居罪之小者而已

古以車戰春秋時鄭晉有徒兵而騎兵蓋始於戰國之初曲禮
前有車騎六韜言騎戰其書當出於周末然左氏傳左師展將